# 三才廣志

屯田上

要語

漢文帝募民耕塞下已有屯田之說武帝屯渠犂始有屯田之視成於昭宣廣於魏晉而極盛於唐大抵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歷代或民或兵蓋不一也

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稲人稼澤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風以布種土以附根頫其法也冬耕春種夏耘秋獲朝循夕課日考旬會趋其時也勤者勞之惰者勉之合耦助之移田救之宣其力也下稽功事達之於上上制禄食復之於下叙其勞也

渠犂之屯昉于孝武張掖之屯倣于孝昭

充國屯田於湟鄯坐制先零重華給耒於居軍卒
全振武羊祐耕屯得十年之儲郭元振開置有數
十年之積

漢武帝屯田車師渠犂於是始有屯田之名趙充
國屯田金城於是始有屯田之利

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為田
者游兵則有趙充國之策令諸典農不復以適事
雜亂專以農桑為務則有司馬芝之議相士處民
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有如國淵大治諸陂穿渠
溉田又通運漕之道有如鄧艾每屯百三十人就
高為堡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有如韓重華

三代之際寓兵於農因厥井田以寘軍賦出則兵
居則農如左右手莫覩厥害自秦人開阡陌趣利

急戰而良法掃地矣降漢以来弗克復古因世制宜有足稱者上郡河西分建屯官渠犂張掖調遣將吏臨羌之屯充國力厥議許下之耕稟祇應厥功式資步士或募諸民唐諸道為屯九百二十有二如張儉治朔州韓重華田振武王起開邠寧輩誠營河西皆傑出閒見迨于今稱之

漢屯田渠犂　屯田輪臺　屯田車師

屯田莎車　屯田烏孫

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師行三十二年海内虛耗征和中二師將軍李廣利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

東置校尉三文分護各舉圖地形通溝渠益種五
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田一歲有積穀
募民壯健者詣田所益　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
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
曰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
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由是不復出軍昭
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扞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
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地節二年漢
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
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發諸國兵萬餘人自與
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歸
渠犁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車師降
漢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

奴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匈奴遣騎來擊田者吉廼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候出車師北胡騎引兵去吉廼得出渠犂凡三校尉屯田於是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張騫始開西域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鄭吉既為都護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

鞬拔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

辛慶忌傳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

谷城與歙侯戰

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

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

擊其右地上從相言而止

匈奴傳地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

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以兠莫為車師王收其

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

地以實之明年匈奴遣左右大將屯田右地後二

歲匈奴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

元紀建昭三年秋甘延壽陳湯矯發戊己校尉屯

漢張掖屯田　　三邊屯田

紹紀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元鳳三年正月詔曰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注應劭曰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令敕自名所賜與勿取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税耳

食貨志武帝元鼎六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注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

李陵傳陵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復晋屯張掖

鹽鐵論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

漢伊循屯田

西域傳昭帝元鳳四年傅介子刺樓蘭王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自請天子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

漢金城屯田　晋田十二便

趙充國傳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充國曰宜遣使者行邊兵西府白遣義渠安國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斬之諸降羌恐怒劫畧小種背畔犯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踰老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充國至金城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持重愛士卒先計後戰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上

旬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开
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冊充國迺上書陳言利害
曰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獨思
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
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以今進兵不見其
利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後罕
竟不煩兵而下其秋上賜書曰急因天時大利吏
吉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充國度先零必壞欲罷
騎兵屯田以待其弊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曰
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
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臣
所將吏士馬牛食用月報穀歲十九萬九千六百
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槀二十五万二百

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其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也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一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有司農所轉穀至者

足支万人一歳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

許上報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

得決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

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蛮夷習俗殊於礼義之國然

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

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

主般師罷兵万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

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

後降者万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

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畱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

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不得歸肥饒之地

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上復賜報曰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

攻擾田者將何以止之充國奏曰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屯田為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虜見万人留田為必勝之具其歸德宜不久矣虜且必瓦解其說而自破之冊也充國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聽其計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

斬首二千級中郎将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国所降虜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畱充国屯田

二年五月充国奏羌本五万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黄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請罷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還其秋羌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煎鞏黄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初置金城屬国以處降羌

漢隴西屯田

馮奉世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五種反遣奉世将萬二千騎以将屯為名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者數十級餘皆走出塞

上曰羌虜破散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畱屯田備

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

漢建武屯田

後傳劉隆建武四年平李憲遣隆屯田於武當

馬援建武四年冬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　張純

建武五年拜太中大夫監諸將營將兵屯田南陽

王霸建武六年爲討虜將軍屯田新安　鄭興

詔晋屯成都

漢順陽屯田　南陽屯田

李通傳建武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勇將軍

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延岑還屯田順陽屬南郡

漢廣武屯田　槐中屯田　漢陽屯田

後傳杜茂建武七年詔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

以備胡寇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

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侯茂亦建屯田驢車轉

班勇延光二年夏以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降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梁慬為西域副校尉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洪發關中兵送慬都護段禧騎都尉趙博及伊吾廬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

傅燮為漢陽太守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

漢三營屯田

郡国志注應劭漢官曰世祖中興海内人民可得

而數歲十二三邊陲蕭條靡有孑遺鄣塞破壞亭

陘絕城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將馬援謁者分
築烽候堡壁稍興立郡縣十餘萬户或空置太守
令長招還人民上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
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營屯田殖穀弛刑謫徒
以充實之
馬援傳十一年夏璽書拜隴西太守時朝臣以金
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言不可帝然
之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
使客反舊邑援為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
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乃罷馬成運
桒傳有票騎將軍杜茂十二年將弛刑守邊築亭
候亦建屯田北边而王霸為捕虜將軍詔弛刑與
茂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則助茂者也馬成十四

年為揚武將軍屯中山常山并領建義朱祐營又
代杜茂治障塞皆十里一候則繼茂者也馬援十
一年守隴西開水田勸耕牧二十一年築壘塞擊
烏亘則與漢官相應者也但是時援為伏波非中
郎將補注凝有誤

漢紀建武六年十二月癸巳詔軍士屯田粮儲差
積令田租三十税一如舊制
吞減官詔北狄尚彊屯田警備

漢屯田伊吾　宜禾都尉

紀明帝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彤出高闕
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騎馬尉耿秉出居延騎都
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
留兵屯伊吾盧城注本匈奴中地名既敗呼衍取

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　章帝建初二年三
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　和帝永元二年五月己
未遣副校尉閻礱討北匈奴取伊吾盧地四年正
月遣左校尉景夔授於除鞬印綬使中郎將任尚
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　順帝永建六
年三月辛亥復伊吾屯田復置伊吾司馬一人
竇固傳帝欲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永平
十六年固率酒泉燉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
二千騎出酒泉塞擊呼衍王追至蒲類海留吏士
屯伊吾盧城
西域傳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
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
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西域之門戶

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其比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安帝元初六年遣行長吏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順帝永建六年復開設屯田如永元時置伊吾司馬一人

漢護羌屯田

鄧訓傳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諸羌怒欲報怨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迷唐遠徙餘皆款塞納質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城郭塢壁而已

後西羌傳永元中侯霸為護羌校尉擊滅叛羌西海及大小榆谷無復羌冠隃麋相曹鳳上言以為宜及此時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上從之繕脩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徒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羌叛乃罷

漢湟中屯田

西羌傳順帝永建元年隴西羌反校尉馬賢擊之皆降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禹貢雍州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

豐美土宜產牧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而軍糧足故孝武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徙者歸舊縣繕城郭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其冬韓浩為校尉明年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郡羌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見圖乃解仇徼備續欲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

順帝紀陽嘉元年十二月庚戌置玄菟郡屯田六部

漢許下屯田 漢彧元魏

通鑑漢建安元年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曹操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祇建置屯田曹操乃下令以祇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一作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郡雄軍国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建安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万餘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鄉

魏志太祖欲廣置屯田使国淵典其事相土處民

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豊実

漢合肥屯田　芍陂屯田　漢或云魏

通監魏志日建安五年冬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庐江梅乾雷緒陳蘭等各聚衆数万在江淮間曹操表沛国劉馥為揚州刺史時揚州独有九江馥单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懐乾緒等皆貢献相継数年中恩化大行流民帰者以方数於是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呉塘諸堨以溉稲田官民有蓄乃聚諸生立学校又為高城塁多積木石以修戦守之備

魏武紀建安十四年七月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晋志建安中魏武以劉馥為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呉塘諸堨以溉稲田公私

魏倉慈傳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

漢諸葛亮屯田渭濱

蜀志建興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三年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皆平九年二月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十年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十一年冬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十二年二月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

諸葛亮傳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水經渭水東逕武功縣北注諸葛亮與步隲書曰

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亮表云臣遣虎

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

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漢水又東黃沙水左

注之注溪曰五丈溪水側有黃沙屯亮所開也

呂乂傳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粮

吳志廣武五年春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

廣農畝報曰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

四耦欲與眾均等其勞賜呂蒙尋陽屯田六百戶

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呂蒙破

魏淮南北屯田

通鑑正始二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

蓄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

東至壽春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
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
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
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
南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益開
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
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則
十万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宣王善
之是歲始開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每東
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
儲而無水害

晉志載鄧艾事云云 宣王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
北臨淮水自鍾離以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

里置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里溉田二万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至京師農官屯兵鷄犬之声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兵出征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魏志文帝以譙舊郷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　黄初中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奉軍東征王朗傳

徐邈為涼州刺史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　鄭渾於蕭相二縣界興破遏開稻田　梁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　王昶為洛陽典農勤勸百姓墾田特多　胡質都督青徐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列舟楫嚴設備以

侍獻海道無事 王基曰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 袁渙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樂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從之百姓大悅 並本傳

晉襄陽屯田

列傳羊祜為都督荆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綏懷遠近得江漢之心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祜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始至軍無百日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賫江僅如砥襁袂

同歸 杜預都督荊州吳平還鎮脩召信臣遺迹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万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通零桂之漕 周訪在襄陽務農訓卒劉弘都督荊州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 陶侃為荊州百姓勤於農殖 桓宣鎮襄陽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隴畝 范汪上疏曰桓宣剪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襄陽頃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 桓冲詔以荊州飢荒荒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

扶風王駿鎮關中勸督農桑与士卒分役已又參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

食貨志咸寧元年十二月詔以鄴奚官奴婢著新
城代田兵種稻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如屯田
法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
多少為殿最非宿衛要任皆令赴農軍各田作即
以為廩大興二年三吳大飢百官上封事後軍將
軍應詹表曰軍興以來征戰運漕用度殷廣而游
食者以十萬計間者流民奔東吳今已還江西良
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與復
農官功報賞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
賦稅公私兼濟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趙充國農於金城平
先零諸葛亮耕於渭濱抗上國魏武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
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大功克舉又曰高祖使蕭何鎮關
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今中州蕭條壽春一方之

會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
鎮綏集流散專委農功諸軍不對敵亦皆耕課
刊傳溫嶠明帝時奏軍國要務曰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
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籍田廩犧之官宜如舊制立此二官
殷浩上疏北征許洛開江西疁田千餘頃以為軍儲　蔡謨議曰昔祖
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
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得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
竟不得其利

晉石鱉屯田

食貨志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於東陽之石鱉
公私利之
隋志北齊乾明中蘇珍芝議修石鱉等屯歲收數十萬石淮南粮足皇建
中幽州督亢陂置屯田又河內置懷義等屯

齊芍陂屯田

齊史高祖勅垣崇祖脩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

南齊祖冲之作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元魏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范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勤於勸課頻歲大獲

隋屯田　營田

北史元魏大統十二年大旱祕書丞李彪請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人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

隋志北齊河清三年定令緣邊城守之地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千頃歲終考其所入隋開皇三年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立保營

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

唐太原屯田　代州屯田

通鑑武德六年十月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請屯田太原歲收數千斛十二月辛巳秦王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列傳竇靜爲并州府長史高祖時突厥數為邊患粮道不屬靜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議者以流亡未復不宜重困於是召入與裴寂蕭瑀封倫廷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

張公謹貞觀初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　竇軌度羌必為患始屯田松州　李素立領瀚海都護開屯田虜尤畏威

唐朔方營田營州屯田

列傳張儉高祖時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彊儉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李靖平突厥儉檢校代州都督勸墾田乃

耕歲斂稻私蓄宮田乃建牙鎮滄入之官　宋慶禮為河北支度營田使元宗時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不數年倉廩充

姜師度神龍初為河北支度營田使始廝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元宗徙營州治柳城拜營田支度脩築使徙同州刺史派洛灌朝邑河西三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春宮嘉其功詔褒美

唐軍府營田　屯田頃畝　東都營田

食貨志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循行莅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具民田歲獲多少取中熟為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十人助收隸司農者

歲二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
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
年詔屯官敘功以豐凶爲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
糧方春屯官循行謫作不時者凡天下屯田收穀
百九十餘萬斛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
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
所易地而耕以官兵

百官志屯田郎中掌天下屯田司農有諸屯監一
人丞一人掌營種屯田會功課屯主勸率營農督
斂地課每屯主一人副一人諸冶監令掌鑄兵農
之器給軍士屯田

通典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
十頃以下二十畝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

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下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以定等級為功優劣天寶八年天下屯收穀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千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

六典天下諸州屯九百九十有二河東道一百三十一屯大同軍四十橫野軍四十二雲州三十七朔州三蔚州三嵐州一蒲州五關內道二百五十八屯北使二鹽州監牧四太原一長春十單于五十一定遠四十東城四十五西城二十五勝州十

四會州五鹽池七原州四夏州二豐安二十七中城四十一河南道一百七屯陳州至壽州河江西一百五十六屯赤水至天山隴右道一百七十二屯渭州至西使河北道二百八屯幽州至渝關劍南道九屯嶲州八松州一開元二十三年河南道陳許豫壽又置百餘屯二十五年敕以為不便并長春田三百四十餘頃並分給貧民

會要開元八年六月同州刺史姜師度營田長春宮使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敕新豐朝邑屯田令長春宮使檢校

列傳常弘機高宗特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官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　李元紘當國將廢京師織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異制以閑手耕

并地者饋運實軍粮然是有屯田內地為始古未有也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遂正義鄧上疏論陵陽渠以內苑菁稻驗之秦地青腴田上上耕者皆歲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月八千粮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計一農歲錢九萬六十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僦丁三百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獲不酬費　顏少連留守東都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　杜亞正元中留守東都奏墾苑中為營田可減度支歲稟詔許之先是苑地可耕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

唐甘州屯田

郭元振傳武后拜為凉州都督元振遣甘州刺史

李漢通開屯田盡水陸之利稲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廥十年牛羊被野

陳子昂傳武后時子昂上言涼州歲食六萬斛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城河西咽喉地廣粟多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餫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於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吐蕃大入則河西河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後世為邊患

六典甘州一十九屯

通典上元中肅宗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春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河間王孝恭迁荊州大總管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

唐嘉禾屯田

唐文粹李翰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其序曰自羯戎亂常兵連不解十有四年編戶三耕其二歸耕之人百無其一將多於官吏卒衆於農夫古者八家為一鄰一家從軍七家從之猶曰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農桑者七十萬家今乃一夫家食一伍餘子衣一卒聖上所以旰食宵興求古今之典可以濟斯難者莫出乎屯田廣德初代宗相國元公唱其謀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其統

事擇封內閑田荒壤人所不耕者為屯求天下良材善政以食為首者掌其務　有都知郡士為之都知有治即邑焉之官府官府既建吏胥倚設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大夫有五上下相維如郡縣吉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馭其衆有教令之法頒于時此其所以為屯也雖天子命之股肱贊之至於宣上命齊下力經地役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簡稼器脩稼政陳三壤之種以斂其始考九農之要以成其終則都知之職專掌其事浙西觀察兼吳郡賛皇公謹擇厥官以對明命浙西有三屯嘉禾為之大乃以大理評事朱自勉主之元年冬收若干斛數与浙西六州租稅埒頌曰夫伍棊布畛封綺錯旱則溉之水則洩焉曰雨曰霽以溝為天

唐耕河中

通鑑大曆元年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粮

唐豊州屯田

食貨志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豊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粮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丁團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

婁師德傳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豊州給魚

轉餉和糴之費

李景略傳拜豐州刺史地塉鹵乃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頃

唐北庭屯田

劉昌傳正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出五原尋授京西行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庭行營兼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旬日就十年帰化堡軍乱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略昌入堡誅数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羡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

裴識傳宣宗以識師經原治堡障整戎器開屯田將士守邊者与立戍限滿者代

唐鄭滑營田

李復傳正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以復代復下令墾營田以稟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悅

唐振武屯田　邠寧屯田

食貨志初度支歲市粮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泝河舟溺甚衆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軍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借種粮使償所負粟三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一百三十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

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収粟二十萬斛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大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収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盧坦傳表韓重華為代北水陸使開墾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歲収粟二十万石

盧簡方傳徙大同軍防禦使大開屯田沙陀畏附

唐靈監屯田

李聽傳夏綏銀宥節度使又靈鹽部有光祿久廢聽始復屯田以省轉餉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頃

人賴其饒

唐鄭城屯田　頌

高　簡傳蔡平詔析四縣爲澱州拜承簡刺史治
鄭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澱緜地二百里無復水
敗州爲腴田將吏立石頌功

唐紀大曆八年八月甲子廢華州屯田給貧民

唐涇原屯田

楊元卿傳穆宗擢涇原渭節度使元卿墾發屯田
五千頃屯築高垣守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居
六年涇人德之　段秀實爲營田官

唐義昌營田紀功

殷侑傳文宗即位李同捷既平滄以侑嘗爲滄州
行軍司馬遂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是痍荒之餘骸

胥蔽野墟里生荆棘侑单身以官與下共劳苦以
仁惠為治歲終流户襁属而還遂為营田丐耕牛
三萬詔賜度支帛四万匹佐其市初州兵三万仰
稟度支侑初至一歲自以賜入贍其半二歲則周
用乃奏罷度支所賜户口滋饒廥储盈腐上下便
安請立石紀功

屯田下

營田使　方田

宋端拱河北營田

端拱二年二月壬子朔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副之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副之先是自雄州東際海多積水戎人患之未嘗敢由是路惟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地平無阻故多從入寇議者以為宜作方田實邊廩而限戎馬於是命使欲大興營田也癸亥詔曰河朔之間富有膏腴之地法其井賦令作方田三農必致於豐穰萬世可知於利澤先是雍熙三年岐溝關君子館敗衂之後河朔之地耕桑失業者衆屯戍又倍於往日故遣恕等為方田積粟以實邊

會要凡諸路惟襄定唐州三有營田使而河北河東轉運使兼之

淳化河北屯田　　屯田使

淳化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壬子以六宅使何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大理寺丞黄懋充判官懋嘗言河北州郡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乞興水田三五年内必獲其利太宗嘉之以承矩初至滄州建屯田之議因遣按視復奏咸如懋言即令承矩領護以爲佐發諸州戍兵万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興堰六百置斗門引淀水灌溉是年八月稻熟民賴其利承矩載稻穗數車送闕下先是四年三月六日甲午承矩言欲因水利大興屯田以便民從之令河北諸郡發卒墾田懋以臨津令上書請興作水田

志河北屯田治平三年有田三百六十七頃得谷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

咸平營田務

周廣德三年正月乙丑罷戶部營田務以民隸州縣襄州荒田

四百八頃餘八十畝唐州一百七十頃咸平二年四月轉運使耿望奏置營田務二十四日望及朱台符兼本路制置營田五月乙酉從其請每歲於唐州縣借人牛夏又差轉田夫六百人刈稻夫千五百人歲入甚廣後轉運張選改其法召人戶四十一万未幾人戶請免之務遂廢景德二年轉運許逖復奏興之天聖四年轉運使言非便詔遣屯田員外郎劉漢傑同定利害漢傑言得不補失九月辛未詔廢之以田賦貧民每頃輸稅五分

會要景望知襄州與通判何臨規度言襄陽縣有淳河溉田三千頃宜城有蠻河溉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請以農隙調夫五百築隄堰於荊湖市牛七百頭真宗曰屯田久廢此足為勸農之始詔望躬按視望請大理丞武程總其事程言不便

## 咸平屯田論

咸平四年九月癸酉太子中舍張宗誨獻屯田論二篇召試賜第

咸平屯田務　屯田使　景德屯田圖

咸平四年十二月壬戌陜西漕臣劉綜言鎮戎軍古原州地沃衍輸芻糧四十五万為錢五十餘万請置屯田務闢田五百頃置軍二千人牛八百頭立屯耕殖於城北至木峽口及城前後置堡寨命知軍李繼和為屯田制置使令安國鎮有告制置城壕戍鎮記謹錄上進從之五年六月丁亥以知雄州何承矩兼制置屯田使

五年正月甲寅馬濟建議自靜戎軍鮑河開渠入順安威虜軍置水陸營田以隔胡騎詔石普護其役六年九月十二日庚子普言浚營田河畢功十月知保州趙彬奏決雞距泉又分徐河水南注運渠置水陸屯田以閘庚辰詔保州都監王昭遜與彬同領景德元年四月辛未詔保州置屯田兵籍十月詔相州草地不宜牧馬者官置牛具選習耕兵士置屯田莊二年正月丙辰詔定保雄莫霸州順安平戎信安軍長使兼制置屯田事舊兼

者如故三月詔保州塘水以溉屯田令官吏按視勿廢前功九月戊辰
發漕薛顏言乾黙莫州屯田歲獲粟萬餘石三年十二月己卯
趙彬請於保州城東北廣屯田以圖來獻上曰邊封徵發當勸課
農民咸使樂業不必侵畝妨墾殖祥符二年六月辛卯彬請
增屯田務兵五百人五年正月令保安軍稲田務自具墾殖頃畝以
聞七月六日河北安撫副使賈宗言緣邊塘泊隄道圖下屯田
司導邊守九年三月敕定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為屯田務保州歲墾
八十頃天禧四年四月盧鑑增至百餘頃　景德元年四月六日
遣郭盛秉傳詣靜戎順安視河渠嘉祐四年塩鐵判官揚佐
等往保州視屯田塘泊隄道以圖上之命河北提刑薛向都水丞
孫琳同張茂則相度興修六年二月一日河南屯田使漕僚請
罷每歲進屯田司地圖從之熙寧四年二月十三日興治保州水
田二十三日詔河北緣邊屯田務田悉以賦民官兵皆罷九年

二月二十三日薛向奏安肅軍之東舊屯田務稻田南有二淀詔令相視元豐二年十二月知定州韓絳以封樁錢市地為屯田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定州路安撫兼都大制置屯田使雄保州兼屯田使通判兼判官

慶曆緣邊屯田

慶曆元年十月十八日甲午命陝西漕司度隙地置營田務辛丑詔陝西都總管司經置營田以助邊計二年正月乙丑假同州沙苑牧地為營田未幾罷五年七月遣沿邊呈六淀塘泊下河北屯田司為定制十二月詔陝西四路總管及轉運並兼營田使六年五月丁亥命戶部副使夏安期使陝西與提刑曹潁叔相度興置緣邊屯田卒不果成熙寧五年四月十二日延州守趙卨請括閑田置弓箭手初卨上營田議曰昔趙充國興屯田以破先零唐婁師德為檢校營田使而河西隴右三

百六十屯歳入六十餘万石今陝西隴土未耕頓蒙秦氏墾闢至是
復有是奏七年十二月七日秦鳳提刑鄭民憲以熙河營田圖
籍入對詔兼提舉熙河營田弓箭手

紹興屯田集議　營田官

紹興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庚申措置河南諸鎮屯田侍御史沈
與求言承詔條畫屯田利害退而考閱漢昭帝始元二年
屯田張掖始有屯田之令趙充国留屯以困羌曹操屯許
下諸葛亮屯渭濵鄧艾屯於淮南羊祜杜預屯於荊襄
應詹屯於江西荀羨屯於石鼈皆有遺跡可攷隋唐以来
頗采舊聞行之至今沿江諸郡尚有屯田税租之名則江
淛亦嘗屯田矣淳化以来始用何承矩措置北边屯田開
塘濼之利以限北虜西北二边相継益廣屯田淮南京西夔
路率常行之天聖二年封事請罷福建屯田朱諫奏罷

佑賣則屯田嘗行之福建矣今以古今屯田利便可施於江浙者纂其大畧號曰屯田集議詔付户部二年三月七日臧淮南營田租入四月二十四日詔劉光世措置七月二十四日司諫吳表臣言安復漢陽鎮撫使陳規措置屯田有條理詔獎諭曰得魯俶之重穀同漢將之畱田十二月十八日命孟庾韓世忠措置建康江南北岸荒田將兵為屯田倣陝西弓箭手法以省國用十二月二十八日甲寅言曰謂陳規屯田深得寓兵於農之意令淮南倣行之詔條畫以聞三年二月七日左司張綱等言陳規所陳屯田營田分為二事未合古制欲命安撫鎮使各兼營田使從之癸巳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寡為殿最四年八月五日侍御史魏矼論淮東屯田利害上曰招集流離使各安田畆今日急務也胡

松年對屯田唯荊襄措置餘皆虛文無實効五年十
二月詔諭諸帥曰朕考觀古昔斟酌時宜欲豐軍食之儲必
講屯田之制充国經畫於金城而兼得十二便之利曹操始用於
許下而遂收百萬斛之饒先積粟以為資乃屬兵而必戰
八日詔吳玠於梁洋成鳳岷州措置官莊屯田已就緒教將士之
二十六日遣屯田郎樊賓隨都督往江淮荊路措置屯田六年二
月庚子諸路宣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壬寅以安撫兼營田
使六月二十日丁巳營田官王弗候對上謂輔臣曰一二年就緒庶
寬民力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賜諸將但上下不能奉承
七月六日壬申詔提領江淮營田公事置司建康樊賓為之王
弗副之七年六月乙丑詔帥臣兼提領營田九月吳玠於興元洋
州營田收二十五萬石詔獎之八年三月以玠營田法效示諸軍十五
年正月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於階成二州開營田抵秦州界凡

三千餘頃歲收十八万石栽成都糴三之一丁卯從其請十六年
三月工部奏立營田賞罰法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庚子兵部侍
郎陳俊卿措置淮東堡寨屯田五月甲辰俊卿請募民耕
荒韜其繇役復租七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汪澈奏開襄陽二渠募
兵民雜耕以措置京西營田司為名命姚岳兼領

隆興初陳之茂進墾園田之議

## 紹興江淮屯田

紹興六年二月壬寅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為屯田先是
言屯田者甚衆行之未見其效張浚出行邊因出户帖錢二
十万緡為本於是官田逃田並拘籍每五頃為一莊每莊官給
牛五具種子農器副之命樊賓王弗同推行焉七月番文置
營田司

## 隆興營田

隆興元年五月十七日丁未臣僚言營田十說一曰擇官必審魏武用任峻司馬懿用鄧艾是也二曰募人必廣趙充国畱萬二百八十一人李彪請取户十分之一是也三曰穿渠必深充国浚漕渠鄧艾開河渠是也四曰鄉亭必修充国繕鄉亭是也五曰器用必備充国上器用簿是也六曰田處必利漢屯張掖魏屯許昌是也七曰食用必充充国屯田用穀月二万七千餘斛是也八曰耕具必足李彪請以雜物市牛唐開元二十五年一頃五十畝配一牛是也九曰定税必輕晋應詹上表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税李彪上表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雜役是也十曰賞罰必行晋元帝督課長吏以穀多少為殿最齊武成河清中詔營屯田歲終課所入以論褒貶是也凡此十者營田之制盡矣

二年正月劉寶具到見管營田官莊四十二所田四百七十五頃八十五畝官兵五百五人客户二百六十五户

## 乾道屯田

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詔郭振於六合措置屯田已就緒淮南東路屯田令郭振王弗周淙條具措置王弗等言紹興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旨揮以五十頃為一屯作一莊三月十一日詔淮西湖北荊襄令沈介張松王炎楊炎王彥趙撙等措置五年正月徐子寅為大理正措置兩淮屯田官

## 元屯田

古者寓兵於農漢魏而下始置屯田為守边之計有国者善用其法則亦養兵息民之要道也国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於是内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為慮蓋甚詳密矣大抵芍陂洪澤甘肅瓜沙因人之制其地利蓋不減於舊和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舉為之亦未嘗遺其利

焉至於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為蠻夷腹心之地則有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矣今故著其建置增損之槩而內外所轄軍民屯田各以次列焉

左衛屯田

世祖中統三年三月調樞密院二千人於東安州南永清縣東荒土及本衛元占牧地立屯開耕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戶所為軍二千名為田一千三百一十頃六十五畝

右衛屯田

世祖中本衛軍二千人於永清益津等處立屯開耕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戶所其屯軍田畝之數與左衛同

中衛屯田

凡此衛軍人數與左衛同為田一千三十七頃八十二畝

前衛屯田
此衛屯田與左衛同為田一千頃
後衛屯田
此衛屯軍與左衛同為田一千四百二十八頃一十四畝
武衛屯田
凡衛屯軍三千名為田一千八百四頃四十五畝
左翼屯田万户府
凡衛屯軍二千五十一名為田千三百九十九頃五十二畝
右翼屯田万户府
為軍一千五百四十名為田六百九十九頃五十畝
忠翊侍衛屯田
為田二千頃後移置屯所不知其數
左右欽察衛屯田

凡衛屯軍左手千户所七百五右手千户所四百三十七名欽察千户所八百名為田左手千户所一百三十七頃五十畝右手千户所二百一十八頃五十畝欽察千户所三百頃

左衛率府屯田

凡衛屯軍三千名為田一千五百頃

右仁衛屯田

英宗至治二年八月發五衛漢軍二千人於大寧等處創立屯田分置兩翼屯田千户為田二千頃

宣忠扈衛屯田

文宗至順元年十二月命收取訖一万斡羅斯結地一百頃立宣忠扈衛親軍万户府屯田依宗仁衛例

大農司所轄

為户三千二百九為田一万一千六百一十四頃四十九畝

營田提舉司

為户一百七户為田三千五百二頃九十三畝

廣濟署屯田

為户一千二百三十户為田一万二千六百頃三十八畝

淮東淮西屯田

世祖至元十六年募民開耕漣海州荒地官給禾種自備牛所得子粒官得十四民得十六仍免屯田徭役屢欲中廢不果二十七年所轄提舉司一十九處併為十二其後再併止設八處為户万一千七百四十三為田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三頃三十九畝

豐閏署

為户八百三十七為田三百四十九頃

實抵屯

户三百戶為田四百五十頃

尚珍署

户四百五十六為田九千七百一十九頃七十二畝

大同等處屯儲總管府屯田

為户軍四千二十民五千九百四十五田五千頃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司屯田

為軍三千為田四千二百二頃七十九畝

嶺北行省屯田

為户四千六百四十八為田六千四百餘頃

大寧路海陽等處打捕屯田所

為户元撥并召募共二百二十二為田二百三十頃五畝

浦峪路屯田万户府

户九十户依舊立屯為田四百頃

金復州万户府屯田

為户三千六百四十一為田二千五百二十三畆

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

軍户三百户續增漸丁五十二户

南陽府民屯

户六千四十一為田一万六百六十二頃七畆

洪澤万户府屯田

為户一万五千九百九十四名為田三万五千三百一十二頃十一畆

芍陂屯田萬户府

為屯户一万四千八百八名

德安等處軍民屯田總管府

屯軍五千九百六十五名為田八千八百七十九頃九十六畆

陝西屯田總管府

後存七百六十六戶渭南屯田一千二百二十二頃三十一畝

陝西等處万戶府屯田

咸戎屯田四百六十三戶咸戎一百六十四頃八十畝

貴赤延安總管府

為戶二千二十七為田四百八十六頃

寧夏等處新附軍万戶府屯田

所管軍人九百五十八戶為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頃三十三畝

管軍万戶府屯田

為戶二千二百九十為田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六十四畝

寧夏營田司屯田

為屯田戶二千四百丁二十三年續僉漸丁得三百人為田一千八百頃

寧夏路放良官屯田

招收放良人民九百四户編聚屯田為田四百四十六頃五十畝

亦集乃屯田

新附軍二百人往屯亦集乃合即渠開種為田九十一頃五十畝

贛州路南安寨兵万户府屯田

為户三千二百六十五為田五百二十四頃六十畝

汀漳屯田

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為田汀州屯二百二十五頃漳州屯二百

五十頃

高麗屯田

置立屯田設經畧司以領其事每屯用軍五百人

廣元路民屯

為户共八十七為田九頃六十畝

敘州宣撫司民屯

成宗元貞二年復故罷站户一千一十七户依舊屯田户四千四百四十四户

紹慶路民屯

成宗元貞元年撥成都義士軍八户增入為户一十二户

順慶路民屯

元貞二十年復僉二百一十二户增入總之五千一十六户

潼川府民屯

僉充屯户總之二千四百一十二户增入

夔路總管府民屯

新附軍内僉老弱五十六户增入

重慶路民屯

僉編民户二千三百八十七户并召募共三千五百六十六户

成都路民屯

充屯户三十一　續僉千户万德所管民一十四户

保寧萬户府軍屯

為户一千三百二十九名為田一百一十八頃二十七畝

叙州等處万户府軍屯

為屯軍二百三十一人為田四十一頃八十三畝

重慶五路守鎮万户府軍屯

發軍一千二百人為田四百二十頃

夔路万户府軍屯

為軍三百五十一人為田五十六頃七十畝凡

成都等路万户府軍屯

為户二百九十九人為田四十二頃七十畝

河東陝西等路万户府軍屯

為户一千一百二十八名為田二百八頃七畝

廣安等處万户府軍屯
為户一百五十名為田二十六頃二十五畒
保寧萬户府軍屯
為户五百六十四户為田七十五頃九十五畒
叙州萬户府軍屯
為户二百二十一名為田三十八頃六十七畒
五路万户府軍屯
為户一千一百六十一名為田二百三頃一十七畒
興元金州等處万户府軍屯
為户二百四十四名為田五十六頃
隨路八都万户府軍屯
為户八百三十二名為田一百六十二頃五十七畒
舊附等軍万户府軍屯

為户一千二名為田一百二十九頃五十畆

砲手万户府軍屯

為户九十六名為田一十六頃八十畆

順慶軍屯

為户五百六十五名為田九十八頃八十七畆

平揚軍屯

為户三百九十八名為田六十九頃六十五畆

遂寧州軍屯

為户二千名為田三百五十頃

嘉定万户府軍屯

屯軍一十三名為田二頃二十七畆

順慶等處万户府軍屯

為户六百五十六名為田一百一十四頃八十畆

廣安等處万户府軍屯
漢軍一百一十八名為田二十頃六十五畝
威楚提舉司屯田
為户三十三户為田一百六十雙
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軍屯
軍屯六百户為田軍民已業二万二千一百五雙
鶴慶路軍民屯田
軍一百五十二民一百為田軍屯六百八雙民屯四百雙俱已業
武定路總管府軍屯
軍内僉一百八十七户為田七百四十八雙
威楚路軍民屯田
軍内僉三百九十九户内一十五户官給荒田六十雙余户自備
己業田一千五百三十二雙

中慶路軍民屯田

軍人七百九戸官給田二百三十四雙自備己業田二千六百一雙

曲靖等處宣慰司兼管軍万戸府軍民屯田軍五十六戸增入田

四百雙俱係軍人己業

烏撒宣慰司軍民屯田

軍人八十六戸皆自備己業

臨安宣慰司兼管軍万戸府軍民屯田

為戸二百八十八為田一千一百五十二雙

梁千戸翼軍屯

為戸七百人為田三千七百八十九雙

羅羅斯宣慰司兼管軍万戸府軍民屯田

為軍人一百二十戸

烏蒙等處屯田總管府軍屯

為户軍五千人為田一千二百五十頃

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都元帥府民屯

止令民户八千四百二十八户瓊州路五千一十一户田一百九十二頃九十八畝雷州路一千五百六十六户田一百六十五頃五十一畝高州路九百四十八户田四十五畝化州路八百四十二户田五十五頃二十四畝廉州路六十户田四頃八十八畝

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元帥撞兵屯田

為户一千五百九十九户為田二百八頃一十九畝

湖南道宣慰司衡州等處屯田

為户清化屯軍民五百九户田一百二十頃一十九畝烏符軍民屯五百户田一百三頃五十畝白倉屯軍民五百九户田八十六頃九十三畝

國朝屯田

軍卒一人屯田十畝每年納米五石其所食衣粮亦出於田而不

給則田十畝卒一人一年凈得米五石

國朝兵漕論屯營之田

自三代以來未有建都于幽燕者都于此者皆割據夷落之君

惟我

朝以華夏正統承

上天之新命立嚮明之洪基體

宸極之尊居受四方之環拱始于此建極圖治焉

六宮百官六軍萬姓畢聚于斯所費有不貲焉者歲計何啻

億萬矧又幅員之廣有漢唐所無者沿邊建閫屯兵列戍舉

資遠以給近取外以足內調于中以實之邊聚積固難而輸

將亦有不易爲者民之租賦有限

國之用度無窮苟非於歲計常賦之外別有所經營而欲其

優裕豐贍難矣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而

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兼不戰之時而用之内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儲於常用之餘灋故於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用之下首舉貢賦之常而以屯營之田終焉以見國用所出雖非一途而田爲之本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

## 水利田

### 禹分渠

禹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羡溢害中地尤甚故道何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至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

周溝洫之法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曰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邑立之屬相連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甸方百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其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　四甸為縣方二十四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万井九万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十三百四井二万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万四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同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

幾識注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万夫四縣之田遂
廣深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
洫溝澮廣二尋深二仞
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国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
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
万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
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焉
賈正議曰鄭知遂溝洫澮然者此雖溝洫法與井田異制
其遂溝洫廣深亦與井田溝洫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之
法而言之也鄭知徑容千馬之等義如此者此從川上有路而
差之凡道皆三涂川上之涂則容三軌道容二軌軌皆八尺其
畛宜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六尺自然徑容牛馬及人之步而
不容車軌也

賈正議曰万夫者万三十三里少半里此解經万夫有澮之義千夫万步万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半里以九澮摠而言之則万夫矣又十洫於南畔為横澮則於四畔為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盖亦倍澮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故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

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注川周田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内外遠近其溝洫固无異制則遂人匠所掌其制一也說者言遂人十夫有溝而為溝洫之法匠人言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則為井田之法誤矣遂從溝横遂水注溝地勢當如此說者謂遂人其遂從匠人其遂横則鑿小司徒九夫為井田可知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

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以同舉澮亦其大畧云爾遂人溝溝入洫洫入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其溝洫固不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也其制一也

井田之法自說溝洫者不通故曰采地之制用井田鄉遂公邑用溝洫紛紛異議於是始失而不知周時皆用井田凡曰田者皆用徹法孟子曰鄉田同井則是鄉皆同井謂鄉遂用溝洫非也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則是邦國亦用徹法後世拘九夫為井以為造都鄙之說則是井田之法獨都鄙為然故云鄉遂公邑用溝洫法不知周禮書皆通遂言所謂互見者固不一也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

坫人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專達于川各載其名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注曰此畿内釆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釆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洪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边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边十里治澮

以匠人攷之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茲不易之制也一說謂方里之内一溝十里之外九洫百里之内九澮一說謂一同之地直達而為遂者九万相溝而為溝者九千洫而為洫以百

計之九夫澮而為澮以千計之九夫匠人之制豈其然乎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注云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謂水漱齧之溝故二十里而廣倍凡行奠音亭水磬折以參伍

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凡為防廣與崇方其閷色界切參分去一大防外閷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无任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雍氏掌溝瀆澮地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

成周總論

天下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畝之所向溝涂除之則東南其畝者亦其大致如此而已不必盡然鄭氏曰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流當適地所非於方夫之外必有大川圍而匝焉穎達疏詩謂鄭氏所言特設法耳其設是也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乾旱之患荀卿曰修隄防通溝洫之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異也考工記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稍溝者也自溝末言之謂之稍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首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易坎為弓輪而河亦百里一曲一曲一直則溝洫之制磬折可知矣先王之時通九川陂九澤溝洫絡脉布於天下則無適而非利也

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史起引漳以富河内鄭國鑿涇以注關中李冰壅江以灌蜀地番係引汾以溉蒲阪以至白公之於澮邵信臣之於南海馬臻之於鏡湖張闓之於新豐塘刘義欣之於芍陂錯盧李襲稱之於雷陂史臣書之以為異績之特名主於不足耳

遂溝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險曰五溝也溝徑畛涂道路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險曰五涂是也

楚吳蜀水利

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洫淮之間於吳則通溝三江三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碓音堆避沫水之害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饗其利

## 魏水利

魏襄王使西門豹為鄴令使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 秦鑿溉田渠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无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用注填閼之水溉擇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種於是關中為沃野无凶年命曰鄭國渠

秦李冰開蜀渠

秦平天下以李冰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舡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

公非劉氏七門廟記曰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知舒城觀所謂一門三堰者問於君人其田溉幾何對曰凡二萬傾考於圖書則漢羹吉侯信始基而魏楊州刺史劉馥實修其廢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可謂有功矣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於舒人之不忘其思也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高以出入侍俞謹信為功此二者皆裂地為主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

世之利而愛惠豈與賈濟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殘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〻殺人者也與夫開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飢餓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絶也然賈濟以功自名信不見録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然彼賈濟之死泯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之

漢文帝水利

文帝以文公爲蜀郡太守穿煎洩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漢武帝水利

孝武元中河決於瓠子東南至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爲元光中大司農

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

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

嚴熊言臨晋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顔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

文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絶商顔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海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山谷以溉田而穿中輔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渠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十六歲趙中

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楊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田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河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〻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非也

自戰國以來地理家所載禹稷多失其真孟子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按禹貢楊州沿于海海達于淮泗是禹之時淮泗無

達江之道也及吳王夫差掘溝通水以與晉會于黄池然後江始有通淮之道而孟子之說是誤認吳王所據掘之溝以爲禹之舊江矣司馬遷河渠書載禹河疏二渠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河自龍門而發以至于大陸者皆爲一流初非有二渠也自齊威公填九河之八流以自廣惟其徒駭一河通流至秦之時河决魏郡然後始有二流而子長之論是誤認秦時所决之渠以爲禹之舊河矣地理之說最爲近古者莫如孟子史記然且悞認後世之迹以爲禹之舊功則夫地理家之所載益可疑也

宣帝水利

宣帝地節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斜直當乙貝丘縣乃各更穿溝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

元帝水利

建昭中邵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為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節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收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息夫躬傳躬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強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灌溉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

太倉下以省輔輪議不可成乃止

翟方進傳汝南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曲歸惡言方進請陂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西漢揔論

漢治河凡五策隄防以塞水穿渠以分水或欲徙九河或欲決河注湖中或言不與水爭地漢用二策一隄防一渠穿按本志孝文時河決酸棗武帝時決瓠子成帝河決館陶後決平原皆築塞之則漢治

河之策大抵出於隄防耳平當曰經無隄防壅塞之文賈讓以增堤爲下策張戎以隄塞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觀此則專用人力以隄防非至計也按本志武帝塞瓠子河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潘係以穿渠引河宣帝時郭昌更穿真河是將以分殺水勢也是時馮逡則請開屯氏河孫禁則請開馬蕩河平奏言則欲求能浚川疏河者賈讓中策亦不過多穿漕渠以分水勢是治河之策宜無以異此也若復九河之說決河注湖中之說皆不可行所可行者獨不與水爭地之說耳

後漢章帝水利

章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納

## 順帝水利

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廻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至今人獲其利

晋武帝咸寧元年東南水災杜預請決壞諸陂從之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虫災穎川襄城自春以来畧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當陽侯杜預上疏曰臣輙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渟汙高地皆多香塉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為思慮臣愚謂既以水為田當恃魚菜螺蜯而

洪陂汎溢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及荆河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飢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朝暮野食此日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種至春大種五穀五谷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杜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戶口日增而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此種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此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也臣見尚書

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又見宋漢侯相應遵
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
據其見不從遵言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
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
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三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
無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其恤而
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異直以不害理也人
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
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
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
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
五百餘頃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
無為多積无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瓫溢大為災害

臣以爲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在立及諸因雨决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决瀝之長吏二千石躬先勸戒諸食力之人並一特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畀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輔塞者此尋求微跡亦如漢時故事早爲部分列上須東間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故事以明近夫理昭然可坐而論得臣不勝愚意常以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

朝廷從之

張闓音閑爲晉陵内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

馬端臨曰水利之說三代無有也蓋井田之行方井之地廣四尺謂之溝十里之城廣八尺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則夫一同之間而損膏腴之地以為溝洫之制捐賦稅之人以洫溝洫之利蓋不少矣是以能時其蓄洩以備水旱子產相鄭猶必使田有封洫蓋謂此也自秦人開阡陌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制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魏起鄭白之徒以此為功然水既下者也彼而遇之利於旱歲不幸霖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凱所以決壞陂防以紓水患也

宋水利

宋元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荆河刺史治壽陽于時土境荒毀百姓離散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緯理芍陂良田百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脩理有舊漕引淠水入陂伐木開榛水得通經由是遂豐稔

## 後魏水利

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以禹舊迹其西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北渠中計昔時高於過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頹渠溉高懸水不得高上雖復諸處止按旧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

水狹水廣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脩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北斛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即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谷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

裴延儁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沆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飢餒延儁自度水形營

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爲十倍
唐武德七年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龍首引
黃河溉田六十餘
真觀十一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称以江都俗
好商賈不事農業乃引雷陂水又築白城塘溉田
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鄉人至今賴之
永徽六年雍州長吏長孫祥奏祥往日鄭白渠溉
田四萬餘頃今爲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費水
渠流梗澁渠一萬許頃諸修營此瀆以便百姓至於
鹹鹵亦堪爲水田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灌溉濟
淺癸旱應大利益太尉无對曰白渠水帶淤泥灌
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拔分極衆若
使流入同州則水饒足比爲碾磑用水洩渠水隨入

渭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
渠上碾磑皆毀之至大曆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開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紘奏疏三輔諸渠王公之
家緣渠立磑以害水田一切毀之百姓蒙利廣德
二年上戶部侍郎李栖筠等奏拆京城北白渠上
王公寺觀碾磑七十餘所以廣水田之利計歲收
粳稻三百萬石
大曆十二年京兆尹黎幹開決鄭白二水渠毀碾磑
以便水利復秦漢水道
建中三年宰相楊炎請於豐州置屯田發關輔人
開陵陽渠
貞元八年嗣曹王臯為荊南節度觀察使先是江
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

則爲浸溢皐始命塞之廣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是
俗挑薄舊不鑿井悉飲陂澤皐乃令合錢鑿井
人以爲便
元和八年孟簡爲常州刺史開漕古孟瀆長四十里
得沃壤四千餘頃
八年十二月魏博觀察使田弘正奏准詔開衛州黎
陽縣古黄河道從鄭滑節使薛平之請也先是滑
州多水災其城西去黄河二里每夏雨漲溢則浸
壞城郭水及羊馬城之半平詢諸將吏得道衛
州黎陽縣界遣從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弘正
請開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與平皆上聞詔許
之乃於鄭滑兩郡徵促萬人鑿古河南北長十
四里東西濶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舊河以注新

河遂無患十三年湖州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十餘頃

憲宗水利

唐韋丹江西隄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頃

穆宗水利

長慶二年温造為朗州刺史奏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利之名為右史渠至太和五年造復為河陽節度使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功四万溉濟源河內温武陟四縣田五千頃

長慶中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浚錢塘湖週迴三十里北有石涵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

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餘頃作
作湖石記言若隄防如蓄洩及
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周顯德三年以尚書司勳郎中何
渠堰使命於雍耀二州界疏涇水以
宋太宗淳化四年知雄何承矩
懋請於河北諸州置水利田興堰六百
門灌溉 詳見屯田
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程顥等八人充使主
臨言保州塘濼以西河築堤植木凡十九里隄內可引
水處即種稻水不及處並為方田又因出土作溝以限
戎馬從之中書言諸州
縣古跡陂塘異時皆畜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

堙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說注勸誘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實當議旌寵

蘇軾上書論之畧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畧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沮格之罪重如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産或指人舊物以為官陂民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熙寧四年御史劉摯言內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

之於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朝廷旣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朝廷又令總領淤田司事臣謹按程昉等將命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實聞於朝伏恐生事興患未有窮已乞明布昉等罪狀重行貶竄王安石爲昉辨甚力遂寢不報

六年賜屯田員外郎侯叔獻等淤田各十頃叔獻等引河水淤田決清水於幾縣澶州間壞民田廬塚墓歲被其患他州縣淤田類如此朝廷不知也

七年提舉河北糴宗師劾程昉導滹沱河水淤田而隄壞水溢廣害民八罪詔昉分析王安石復爲之辨明云

原武等縣使壞廬舍墳墓又舍墳墓又妨秋種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其令追呼將杖之民

即繆曰詰閱謝耳使者因代爲百姓謝淤田表
遣吏詣鼓院投之狀有二百餘名但二吏來投安石喜
上亦不知其妄也
呂氏曰汴河乃京師之司命安石信小人之狂言謂
决水淤田可以省漕食甚至河北塘濼乃北邊之設
險而安石以唐渠爲無益數欲廢之本朝恃河以
捍虜恃汴以通食恃塘渠以安邊而安石乃於根
本之地數出高奇之策以動之其罪大矣
六年詔創水磑磑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
不以赦原
沈括言浙西諸州水患久不疏障隄防川瀆皆湮
廢之乞下司農貸其官錢募民興役從之
七年賜江寧常平米五萬石修水利

九年前相度淮南路水利劉瑾言体訪楊州江都縣古葢河高郵縣陳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已令司農事結絶欲令逐路轉運同選官覆按施行從之

興脩水利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

高紹興七年潭州守臣呂頥浩脩復馬氏時龜塘田萬頃

侍御史蕭振奏乞詔親民官各分委土豪共脩陂塘水利縣滿任批書印曆量加旌賞

隆興元年知紹興府吳芾乞浚會稽山陰諸暨縣舊湖以復水利及築蕭山縣海塘以限鹹潮從之

又開掘鑑湖

乾道二年詔漕臣王炎相視開掘浙西勢家新圍田謂草蕩荷蕩菱蕩及陂湖溪港岸際築塍畦圍果耕種者所令守倅縣令同措置五年知明州張津奏乞開東錢湖瀕水灌田從之七年四川宣撫使王炎奏開興元府山河堰溉南鄭褒城四九十三萬三千畝有奇紹興諭

淳熙二年淮東總領錢糧臣奏修復鎮江府東練湖凡七十二源灌田百萬畝從之

淳熙三年鑑察御史傅淇奏近臣僚奏陳圍田湮塞水道之害陛下復令監司守臣禁止圍裏此乃拔本塞源之要術然豪右之家未有無所憑依而肆意築圍者聞浙西諸縣江湖草場計畝納錢

利其所入給錢付之望條約諸縣毋得給據與觀民户及吉上曰此乃侵占之田令絶其原後去毋復此患可令漕司及常平司察之

寧宗嘉定七年令臨安府復西湖舊界至自嘉泰以復續租地段侵占湖面處盡行開招仍盡蠲歲增租錢

蘇文忠公進單鍔吳中水利書

切觀蘇常湖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常歲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為十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開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吏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聞講闢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

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塗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之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于彼以鍔視其迹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宜興荊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故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縳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絶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旦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嘗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大患自

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與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可見矣觀熙寧八年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鱉遊處之地低濕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畝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旁穿小港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湮塞與平地無異雖去震澤甚近民力難以私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畝卒歸乎槁死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水利屢上書監司乞開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皆百瀆之驗歲旱皆不可不開也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運遂築此隄橫

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至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毋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低於岸西之水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可覽矣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茭蘆叢生沙泥漲生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已来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勇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也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今何致此盖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迁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

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本橋千所橋欲各闊二丈每十
橋可開水面二十丈
千橋共開水面二千丈隨橋欲開茭蘆為港走水
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
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矣常州運河之北偏古有
洩水入江一十四瀆曰孟瀆曰黃汀瀆曰東函港曰
戚氏港曰五瀉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
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涇昔皆以洩衆水北下江陰
之江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粮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
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
四瀆立為斗門每瀆于岸北先築隄岸以制水入
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
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瀉堰走

運何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訟即罷提舉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錫覩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梓木為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此也今先開鑿江河故道湮塞之處洩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洩長塘湖東入滆湖田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港北入大江今皆名存而實亡畧有之利便者獻議欲依古開通皆為

彼豪民計構不行儻閑夾苧于通流則西來入震
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熙寧八年歲
大旱錫觀太湖水退數理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
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湖也以
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三萬六千頃自築
吳江岸及諸港浬塞積水不洩又不知其愈廣幾多
頃也昨熙寧間檢正張諤命屬吏疑丞張慈相視
蘇秀二州海口諸浦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慈相視
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又
灌民田諤謂慈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
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為置諸浦也
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至西流
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

勢亦一同鎸又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自吳江東致青龍由青龍洩水入海昔鹽司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也湮塞湍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為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入户相率陳狀情願出錢開浚本縣官吏未與施行鎸觀合開三州諸港瀆不必全籍官錢蓋三州人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户之力也或者謂昔人創望亭奔牛呂城三堰慮運河之水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者何耶鎸曰昔之大湖運及西來衆水本無湖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河道未嘗湮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洩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歷以來足築至吳江岸

及諸港浦一切湮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洩二堰頭雖廢無害今若洩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粮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或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皆有塘圍或三五百畝蓋古之人蓄水以灌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木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餘曰塘之為塘是猶堰之為堰也昔日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洩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洩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蓄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耶蓋古人賢人君子大智經云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

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吴江岸止知欲便粮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又以為害又若廢安亭江徒之知不漏商稅又不知又扶水道以遏百川令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嘗見蘇州之舊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洩積水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洩咸上疏言仲淹走洩姑蘇之水不知其利而又以為害鋭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究轉皆非徒然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羅文恭公乞開澱湖圍田狀

浙西圍田湮塞水勢所在皆有獨澱山湖一處為害最大因被姦民包裹圍田築壩堰岸致水勢

無由發洩此湖上通蘇湖秀三州之水全籍古來斜路等港通洩湖水下徹大小石浦出吳松江入海遂委吳縣主簿劉允濟同崑山縣尉躬親看視來問利害據申到澱山湖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匯蘇湖秀三州之水上承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湖水自西南趨東北所賴洩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千墩陸虞道褐三補中間南取澱山湖北取吳松江凡三十六里並湖以非中為一澳係古來吐吞湖水之地今名山門澑東西約五六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非衆浦比貫山門澑中又有路港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過為小西浦上達山門澑下入大石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為三道殺洩

湖水並從上而下通徹吳松江江湖二水晩夕往来䟎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有沙泥壅塞可以宣導水源今來頑民輙於山門溜之南東取大石浦西取道禍浦並縁澱山湖北築成大岸延踰數里遏截湖水不使北流尽将山門溜中圍占成田所謂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並皆築塞父老韋言圍岸初築時湖水平白漲起文餘尽餘壅入田南華亭縣界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被圍𭣣其浦脚一日二潮則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下流無縁蕩滌通利即今淤塞反高於田遇水則無處洩瀉遇旱則無從取水大抵水性趋下下流既壅其勢必須潰裂四出散入民田理無可疑者事聞有吉命羅躬親相視開掘農民聞命歡躍不待告諭已

自裹粮合夫萬餘先行掘鑿並湖戶浸復得為
田百姓感恩人人以手加額刻置碑石備坐所降聖
旨不得再有圍築以為無窮之利

圩田水利

江東水鄉隄河南兩涯而田其中謂之圩農家云
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河高而田在水下
沿隄通斗門每門疏港以溉田故有豐年而無水
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議修圩官賞
罰 又詔修圩錢米及代民種粮並於宣州常平
義倉米內措撥 詔建康新豐圩租米歲以三萬
石為額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
近歲墾田不及三分之一至是始立額
紹興二十三年詔以永豐圩賜秦檜〻死圩復歸有司

乾道三年詔令淮西總領所撥付建中收到子粒令項

樁管非詔旨毋得擅用

臣僚言秦檜既得永豐圩竭江東漕計脩築隄岸

自此水患及於宣池太平建康脈據總領所申通

管田七百三十頃共理租二十一萬一千餘稱當年所

收纔及其半次年僅收十五之一假令歲收盡及完

數不過米二萬餘石而州歲有水患所失民租何翅

十倍及下江東轉運司相度本圩如害民者廣乞

依浙西例開掘及免租戶積欠從之　江東轉運司

奏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今五十餘載橫截

水勢每遇泛漲衝決民圩為害非細雖營千頃自開

修至今可耕者止四百頃而損害數州民田失稅數

倍欲將永豐圩廢掘潴水其在側民圩不礙水道

者如舊詔從之其後漕臣韓元吉言此圩初是百
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臣忠又以賜秦檜繼
撥隸行宮今隸總所五十年間皆權臣大將之家又
在御府其管莊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剝掠
舟舡囊橐盜賊鄉民病之罪圩田龍病民也於
是開掘之命遂寢
乾道九年詔戶部侍葉衡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
岸五月衡言寧國府惠民化成舊圩四十餘里新
增築九里餘太平州黃州鎮福定圩週迴四十餘
里延福等五十四圩週迴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
在內無蕪縣圩岸大小不等週迴總約二百九十
餘里通當塗圩岸共約四百八十餘里並皆高闊
壯實涉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

為水利於是詔奬諭之

寧國府汪　言地圩無大害惟童圩最為民害只決此圩水勢且順從之

宋湖田圍田陂塘水利

紹興五年春二月寶文閣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旁則決田水入海故不為灾度曆嘉祐間始有道盜湖為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甚嚴政和以來創為應奉始發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壬子歲嘗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利害自廢湖以来每縣所得租課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遂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

處山之相湖等處尚有堂詔漕臣詢問應民墾湖
田畫行廢罷其江東西圩漕臣躬親相度以聞
朝
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
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平湖之地多為
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隄弥望名曰覇田旱則據
之以漑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溢而民田盡設
欲乞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鈞利從
紹興二十九年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倒常熟諸
浦舊來雖有朝沙之患毎得上流延湍可以推滌
不致淤塞後來被人戶圍裹湖瀼為田認為永
業乞加禁止戶部奏在法瀦水之地衆共漑田者輙
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乞下平

江府明立界至約束人戶毋得占射圍裹有旨從之

隆興二年八月詔江浙勢家圍田湮塞流水諸州守臣按視以聞其平江府委陳弥作相度弥作乃上其宜先治者凡十浦并合開圍田一十三處詔令守臣沈度　限開掘既成後詔浙西提刑曾逮新躬審實

## 宋沙田蘆場

紹興二十八年詔戶部員外郎莫濛同所西江東淮南漕臣趙子潚鄧根孫盡檢視逐路沙田芦場先是言者謂江淮間沙田芦場為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以命濛等既而侍御史葉義問等言貧明受害乃詔沙田芦場止為世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一例根括尋詔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

上並增租餘如舊置提領官田所領之不隸戶部

二十九年詔盡罷所增租

元任都水言開江

任發伏讀書云三江旣入震澤乃太湖也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洩太湖之水而入於海水有所歸復有所洩則震蕩者平定尚何淫潦之足憂哉二江已塞僅有吳松一江今下流何沙匯淺塞若及旱開浚工費省而易為力數年之後愈久愈湮工費倍而難為功所當預為之爲也大抵治水之法須識潮水之背順地形之高低沙泥之遂聚散隘口之緩急尋源泝流各得其當庶不徒勞民力虛費錢粮昔范文正公蘇東坡歐陽文忠公葉內翰朱晦庵皆陳言修浚或咨於告貴而不行或惑於

浚議而弗講或如行而終輟或營脩不得其法因
脩循歲月少見實效歸附以來缺官、董治愈見堙
塞二十餘年水利大壞以致蘇湖常秀之良田多
棄為荒蕪之地深可痛惜區區管見惟以開江
圍岸置閘為第一義也

任都水水利議荅

議者吳松江前特深通今日何為而塞豈非如海
變桑田之說非人力所可為者歟荅曰東坡有曰
若要吳松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庶
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
之患哉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㭬或
作堰或築狹為橋及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舡
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

積而吳松江日就淤塞正與東坡所見合若曰如滄
变桑田一付之天則聖人手足胼胝盡力溝洫皆虚言
也聖人豈欺我哉所當盡人力而為可也議者曰
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間一次水災亡宋南渡百
五十餘年止景定間一二次水災今或一二年三四年
水災頻仍其故何也答曰錢氏有國亡宋南渡全籍
蘇湖常平秀數郡所產以為國計常時盡心經理
高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
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粮不吝浩大必然為之
又使名鄉重臣專董其事豪富上戶美言不能亂
其耳珎貨不能動其心又使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
一横塘田連阡陌位位相接悉為膏腴之產以故
二三百年之間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又居位者未

知風土所宜視浙西水利與諸處無異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間水旱頻仍也議者曰蘇州地勢低下與江水平故曰平江古称澤國其地不可作田今欲圍築亦逆土之性耳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悉仰積於浙西之水田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若謂地勢低下不可作田此誠無稽之論何以言也浙西之地低於天下而蘇湖又低於浙西澱山湖又低於蘇湖彼中富户數千家每歲種植茭蘆編釘椿篠圍築埂岸豈非逆土之性何為今日盡成膏腴之田此明效大驗不可掩也既是澱山最低之處尚可經理為田却説已成之田不可作田何其愚也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所可勝自來 討究浙西治水之法終無寸成答曰浙西水利明白易晓何謂無成

大抵治水之法有三浚河港必深闊築圍岸必高厚

置閘竇必多廣設遏水旱就三者而兼除之自然不能為害儻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於天寧有豐年耶東亦言浙西水旱乃人事不脩之積正此謂也昔范文正公親開海浦議者沮之公力排浮議疏浚積潦數年大稔民受其賜載之方冊昭然可考謂之無成可乎議者曰河渠圍岸閘竇三者俱脩則水旱不可無民食可足誠為久遠之計朝廷何為而廢之荅曰范文正公宋之名臣盡心於水利常謂脩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三者備矣水旱豈足憂哉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港圍岸閘竇無官整治遂致廢壞一遇水旱小則小害大則大害是以年年有荒蕪不可大害

種之田深可痛惜今朝廷廢而不治皆皆募大供
役取辦於富戸部夫督役則責成於司三者皆非其
所樂所以猾吏豪民構扇必欲沮壞而從以朝廷未
見目後之利旦見目前之擾是以成事則難壞事
則易東坡亦云官吏憚其經營百姓畏其出力所以
累行而終輟不能成久遠之利也議者白行都水
監既是有益衙門何衆口一詞皆謂無益而明議罷
之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之利害久而始明
彼小民無知但見工役之繁豪民肆姦又吝供輸之費
所以百官阻撓但謂無益以敗乃事殊不知浙西有
數等之極治方畧皆不相同非立專司豈能功使水
監衙門真為無益古之有國者亦廢而不置久矣
何為周漢唐宋之世未嘗一日不用心盡力經營水

利之事則之事史傳代有其人諺曰水利通民力最

斯言信矣若浙西低下之地不須水監即令中原高阜之處安用水監河道司為哉然則高阜之處水監既不缺而低下之處乃謂不必置何不智之甚也數年之後河港淺塞水害滋甚有憂民忠國者出必復興修水利之事彼橫議者豈得終阻之哉曰水利固不可不修然今隴西漢唐二渠止是責於有司修浚民吏不擾浙西水利何不亦責之有司答曰隴西二渠長流水也浚成深渠水自下流治之無難浙西水性不一整方法治亦殊其可以漢唐二渠例視之哉宋賢而范文正公蘇文忠公王荊公朱文公皆命世大儒經綸天下之大材尚各建策設官置卒專力經營必有所見若今有司兼管何往而不敗事

元潘應武言決放湖水

浙西地勢極低米粮豐厚自福山而下有二百八十餘里沙岡身以限滄溟岡身之間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太湖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二百六十餘里低海又一路有急水港五十餘里下澱山湖由港浦而入海古人開溝渠湊涇瀝之類無非為去水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可耕種居民常常脩築圍塍官府常常修浚水路澇則車水出田旱則車水入田公私之利豈不博哉若公私之力少有不及則民居蕩折而享利以失錢王時置撩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宋初廢弛故常有水患至仁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瀕開浚五浦貫錢米一十八萬餘貫石自後置農水利者專管湖塘

河渠趙遷使任內用錢米四十餘萬至理宗嚴創立
麾江江灣福山水軍數千人專脩江河湖塘俾免水患
歸附後軍散營廢河港湮塞其澱山湖中有山寺宋
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瀝口曰汊港口曰小漕
港曰大瀝呂曰小瀝口各闊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
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等浦入青龍江而至海古人
謂之尾閭門宋法禁人占湖為田為洩水路故也歸
附後權勢占據為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溇悉
皆淺狹潮水湖中水不相往來擱住去水東南風
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溢
西北風下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
泛溢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為害去夏一水澱山
湖大湖四畔良田至今不可耕種今年可耕者皆是

人力與天時爭勝負農家日踏車車水出田者子女脚皮夜生跰田外河水高於田内數尺近有稻禾將熟又為暴風驟雨激破圍塍全圍淹沒子女號天慟哭老農血淚交頤今秋雖熟即自菜麥無土可種或遇風雨來歲又是荒歉連年屢矣未見施行一日過一日一年復一年積久不决圍塍坍壞再遇淫雨悉為魚池民居蕩拆公私坐失厚利彼特修治用費既廣民力困之悔亦無及愚坐隨營田司官親曾相視水勢與高年老農知識地理人講究得澱山湖東大小漕港斜瀝等處固是洩水尾閭今為權勢占據卒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褐浦石浦千墩浦小瀝口四處取江頗近水势順便今若先於此四處開浚決放水路以救百姓以保公私實為居

如慮爲經理根本之計假木成退然後次第開濬
諸處河港此即古人所謂下流既通上流可導也

元都水庸田使麻合馬治水方畧

叅詳浙西田土多籍太湖灌溉所利甚大若何港閘
塞不能徹稍遇大雨湖水泛溢渰沒田禾爲害不輕
千浦浙西之水來既有源去亦有委近年以來上源
吳松江原受太湖澱山湖諸處上源急流自古可敵
吳江縣一澱山湖泖等處權豪種植蘆葦圍裹爲
田及邊近江湖河港沙灘淤生茭芦阻遏上源水勢以
致湖水無力不能衝滌潮沙遂將東江塞涌今大湖
之水不流於江而北流入於至和塘由太倉出劉家港
入海并澱山湖水東南流於大曹港柘澤塘東西橫
泖由新涇上海浦注江達海今平江路總管李通議

并崑山州官常從事仕嘉定州達魯花赤燕帖木兒上海縣石縣尹知水利人張桂常朱文祥何琢徐鑄任千戶一同講議理合相其地宜順其水性分疏泒洩庶消湖水泛溢之患將上源吳江州一帶石塘橋洞一百三十餘處每處展闊一丈使太湖水勢快便將太湖東南澱山湖迤東湮塞河道浚令深濶一以洩湖泖之水及將平江路崑山嘉定應有湮塞河道亦行開挑分洩湖水添注劉家港入海又將各處江湖河港一切樁埧并圍裹成田魚斷茭蘆葑稗阻水去處盡行起除禁約諸人不得似前侵據阻遏水利

元都水庸田司集江湖水利

越絶書云太湖周圍三萬六千頃西南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注之蓋諸山峙於西地形高阜無南

北東江海之岸皆高而積其中勢若盤盂非藉江河
深利何以通洩設遇雨澇則泛濫四溢環湖低田其
能免渰沒乎范文正公所謂天開澤國衆流所聚而
江海之濱地勢皆高若欲導洩積水在乎時時點檢
太湖東岸北岸通江河道不致諸物閉塞可也蓋
環湖低田利在洩潦蕪沿江傍海高田亦伏湖流
奔注衝散潮沙使江河深利乃可引潮澆灌由是言
之凡太湖出水隘口宜常通利不宜畧塞也諸小湖
在大湖迤東及北者甚多皆能接洩太湖注江達海
數內澱山湖関係吳松江洩尤爲切要其湖周圍
二百五十里自大盈趙近等浦以出湖松江諸湖惟
田澱山湖與淀湖相接最近者上源所注不息則湖
沙注潮漸成於澱按韻畧澱者水中泥也即淤之謂

也湖以瀫名豈非始於是乎富勢由於瀫而圍裹成
田由是湖水與諸浦漸遠而所洩益微若非就湖内圍
田名開河渠及時〻修浚諸浦則此湖之塞恐不止於是
也又按崑山郟亶云吳江石塘障遏東流之勢是致下流
潮沙日漲半為平地此處乃太湖洩水下吳松江第一要處
古賢交口之論以曉人者必是此處不當閉塞古來於
隄閘多置木橋多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洩水蓋欲伏
其急流奔注江河衝滌潮泥免致水患然尤慮橋柱之
阻水令人不知此意或便於行路則壩塞河口或惰於
巡防則密置樁橛此又不止於橋柱之阻水也矧以茭
蘆魚簖等物障遏必得官司於此處榜示告戒使
之戒之利害可也吳郡續圖經云自太湖東至松江有環
曲而為匯者甚多頗疏瀹而後免水患有白鶴匯者

乃嘉祐間李兵部復歸崇寧間知漕使直宣和間
趙提舉霖三次開浚又有顧浦匯者乃沈諫議之
開浚又有千墩金陵諸匯乃儒者傳胙乞行疏決又
有盤龍匯者范文正公嘗經度之寶元間葉內翰清
臣乃驍為新渠道直流速水患遂弭推原此匯皆由
上源閉塞湖流遲緩潮沙積聚而成今有河沙匯者
漲塞江心阻心阻水尤甚民尤病之及有新華嘴分莊
嘴嚴家嘴暴漲為害俱開鑿蓋嘴即匯之異名也

元吳執中言順導水勢

浙西古揚州之域壁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得水之利雖
博而被水之害亦大宋有郟僑者嘗論天下之水以
十分為率自淮而北五分田九河入海大江而南五分
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大抵浙

西水澤之數外高内低勢若盤盂但遇霖淫水輙泛
溢欲使洩于江海共江海日有西潮抑遏湖水渾流
倒注未達去遲日積月增漸至淤澱導之有方則有
無窮之利治之無術則有無窮之害古之智者蓋
未嘗不深察於此而盡力乎溝洫也國家收附江南
之初年谷屢登不聞水患所司因循失於經理積而
至於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六年之間三遭
大水所在膏腴悉成巨浸百姓缺食賣子鬻妻不
可勝計官粮虧失後中書省奏准大興工役開挑太
湖練湖澱山湖等處并通江達海河港又加以修築
圍岸自此歲獲豐收所在官司宜將已開河道時常
拯治庶幾不廢前功奈何牧民者畧不顧問大盈等
浦張塞知舊吳松江面淤澱愈增十年而數年之間兩

水虞誌不載其患僅隨往年淤澱為害非輕近蒙朝
廷設都水庸田司專督其事敦本防災可為良策
每年勸率百姓修築田圍極治河道粗有成效然而
數年之間事功齟齬識者固已憂之去年春夏之交
淫雨頻作平江松江大被水災溝洫滿盈田圍損壞今都
水庸田司又已革去修浚之責歸于有司且吳松江舊
云可敵千浦今則東自河沙匯西至河過浦兩岸漲
沙蔚與岸平其中僅存江洪比之舊時百不及一雖汪
洋之勢見於上海新涇太倉劉家港豈能盡洩諸郡
之水又鎮江丹陽縣有練湖亦被權豪於湖面高處
圍裏成田侵奪泉利浙西水鄉農事為重何道田
圍心常修築二事可以並行而不可偏廢今修圍一
事有司已有定式浚山練湖亦有原定界畔必雖嚴

切申明常加浚治吴松古江已被潮沙湮漲後重工多似非人力可及其澱山舊湖多為豪戶圍成田恐亦未易除毀即令太湖之水迂迴宛轉多由新涇及劉家港流注于海合無順其必趨之勢於上海太倉等處相視可開河港盡行開鑿務使支脈貫通流洩順便及乞照腹裹會通河并新開通惠河撥戶差軍体例設立撩浅人夫專一修理以防向後復淤之患官民幸甚

元泰定初開江

泰定元年江浙行省以平江松江通海河道壅塞軍民官勢侵占水面為田逓年水旱租仍官民虧失大利委官同本處正官踏視講議到吴松舊江二道為沉經大盈浦二河合挑緣癸巳歲禁止動土

請諸工部論報云上項河道江浙省已嘗請議修
則官無虧糧民可足食難與其餘土木之工体停罷
由是中書命奏行省左丞朵兒只左知水利前都水
少監任仁發董督常例湖州嘉興平江與本府不
分是何人戶實有納苗田一頃五十畝差夫一名計名
四萬有奇每名日支口糧三升中統鈔一兩賜仁發
銀一錠禎子二領始於是年冬十二月五日次年正月
十五日訖功仍令講究久遠不致淤塞良法

元至順後水因閘患復開元堰直河

閘置乖宜水旱澇交病府講于行省畧曰太湖周
迴八百餘里吞吐百川之水連接澱山湖長泖俱由
六閘而出每閘止闊二丈總計一十二丈欲洩浩蕩無
窮之水豈無滯乎兼以隨潮啓閉一日之間不過數

時去歲天雨連綿湖泖水漲緣諸港閘塞不能急洩致將田畝一槩渰沒城郭民居皆成巨浸今歲八月又值淫雨復行盈溢推原其由蓋因石閘啓閉有時水勢不能直達故也其烏泥經閘内舊有河身徑入浦合趨此農此隙將舊河直道從宜開挑以導宿水否則來春雨水田畝必復被渰小民愈困深係利害未報閘司泉按部下議從之府復請而始報可次年二月開浚凡旬有三浹計傭工方一千九百工有奇二三年間水勢流通厥患斯弭閘吏懈尸曠以推閉陳乞于府從堰如初至元四年水復為患華亭尹郭也先不花承議而又克鑿之六年知府楊伯亭台復決潘家浜閘内舊堰直河迄今農利爾澤焉

蘇湖常州秀才田高下不等以十分為率低田七分高田三分所謂天下之利莫大利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浙右五代末吳越錢王獨居東南專享此利宋范文正公當論于朝曰江南圍田每一圍方數十里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水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澇不及為農美利常詢訪高年云吳氏時兩浙未納土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又有撩清夫專為田事道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歲時熟錢五十文糴米一石自歸宋之後慢於農政不復修舉田圍河港太半堕壞今江浙之米石不下一貫此之當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前都水監於江面置閘節水終非經久良法且如見置三處

本意潮来則拒入江之水潮退則放江水決潮殊不知江水之源築水勢細緩内水外水高低無幾又閘之相去不遠決於之水既淺且緩又烏能衝激潮沙而不積於江也施之常年初無損益設遇潦歲覬其傾洩江湖巨浸則見其能此乃所謂徐不行拯溺緩步救焚者也海者百川之所宗水有所歸則不泛濫善治水者必識其源流可也常經行太倉劉家港及吴松江之左右登高眺遠隨流尋源為今之計莫若因水勢之所趋順其性而疏導則易於成功劉家港之南有一港名南石橋港近年天然深闊直通劉家港西南通横塘以至夏駕浦入吴松江其中間有迂迴窄狹處若使疏浚深闊則太湖洩水一大路也其今棄吴松江東南塗漲之地姑置勿論而專

意於江之東北劉家港白茅浦等處追尋水脉開
浚入海者蓋劉家港即古婁江三江之一也水涂港潤
此三吳東北洩水之尾閭斯所謂順天之時隨地之宜
也惟開浚之法付之有司例將有田之家差夫動擾
猶為未便乞從省府差委諳通水利官詣沿海各處
相視合浚港浦具數計工擬議申聞或都水監分官
前來或選省府能官於浙間富户内勸率百十家斟酌
遠近及功績巨細照依捨粮賑飢例優以官禄擬定
品級令其開浚考其成功如工役輕省者量行優叙
如功績重大者優以一官激勸勉勵庶幾劳而無怨
擾不及衆假如凶年勸令富户捐粮賑濟不過救一歲
一處之災尚優以官推此恩例成此美績則可弭浙
西數郡久遠之災寧不偉歟經治之後更須都水監

差官樓行督嚴各州縣每歲修葺使其經久不廢或委行省官專一提調庶幾敎督事嚴免致有司樂歲則苟且玩視以為常程設遇澇歲則束手無措敗事傷農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此也水利有成則樂歲相仍國富民誠非小補

國朝夏忠靖公治水始末

永樂元年四月上以蘇松水患為由憂命戶部尚書夏公原吉特往疏治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公使講究拯治之法公於是上奏臣奉職不稱重貽宵旰之憂宿夜警惕惟勤咨訪欽臣聖諭愧感交集臣與其事官屬及諳曉水利者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最居

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爲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松江諸浦導其壅治以入于海按吳松江舊廣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障塞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宜急浚吳松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港白茆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今下流壅

過難疏傍有范家浜至南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浚
令深濶闊上接大黄浦以達連湖泖之水此即禹貢三
江入海之迹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圍岸以御暴流
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
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浚如每身先勞之布衣徒步
晝夜經營不遑寢食日為之赤或勸公少休公曰吾
自安之雖盛暑不張盖或持盖至公曰衆暴體赤日
吾忍獨求良乎時役兵民數萬曲盡撫恤之道疏壅
滯修隄防浚溝洫水患乃息既而有欲于澤于上者
奏以水退淤肥宜召民佃種以益國用文移抵公所公
歎曰民疲極矣救死且不暇況復役乎即馳奏曰車肩
則徒勞民力耕種則已失時何益

上悟事遂寢

魏文靖公重修捍海塘記

浙西按察使陳公璇述其同寅僉憲陳公永重修捍海塘之槩以書來屬予記之蓋大海去海鹽城東一里許而洪濤巨浪晝夜椿撞古有塘岸專以捍禦潮汐其保障軍民之功不止海鹽一邑而浙西諸郡皆賴之其利豈淺淺哉永樂初塘壞有司以

聞

上遣通政司使趙公居任董蘇松嘉湖數郡軍民修築僅完宣德中巡撫侍郎周公忱復俾民圩塘裹增土五丈仍令嘉興府差夫七百人分方守候遇坍即修歲以為常正統九年秋風潮大作塘復衝決水溢四境傷民禾稼及郡縣倉粮知府黃懋

復請于朝
朝下布按二司相勘於塘裏重築新塘用銀且四十萬因令所屬有罪人納贖以充費景泰五年夏四月僉憲公實領其事乃因塘故址壞砌大石內實瓦礫勞來功工役曲盡恩意於是人爭效力費省而功倍塘之廣十有二丈高一丈八尺真足以障怒濤而捍居民然予惟賢智之士為民興利除害不患其難患其易壞蓋繼之者無其人則已成之功未有不墮廢者也此憲使公汲汲欲紀僉憲公之績之本意後之為藩臬為郡縣者嗣其功而習葺之則海隅蒼生豈復墊溺之憂乎是為記

錢文通公浚松江浦匯記

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然水至吳松則又分二道

南入海蓋西北窪下則自太湖入澱山湖經吳松江以入海東北高仰則受杭禾之水達黃浦以入海高下既殊旱潦交病然旱惟東北受病其患小水則西北列郡無所歸洩其患大吳松江自勝國末湮塞迨今逾百年與言修浚非無其人然或沮水浮議或怵於鉅費因循歲月卒莫能舉稍遇淫雨郡成一壑國賦虧而民難食矣天順二年都憲崔公恭

勅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松爲尤甚乃舉府判洪侯景暨二縣尹楊昕李紋治之德侯等相視以爲江之故道雖浚必合莫若從新地鑿之力易爲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松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有新涇西南至蒲匯塘入江計四千丈闊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

地鑿及新塲計三萬餘丈深闊皆與江同又自華涇塘六磊塘嬰竇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大小聯絡無不通貫噫亦勤矣哉用工總三萬五千餘沿江耆耄相與鼓舞而言曰玆江之湮爲吾民病久矣曩時掌人者雖康得利害而訖無成功寧知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是牽也程工而授計口而食民雖劳而不怨則畫本垂永之計熟愈於此哉溥松人也且職史事故請書之

徐尚書治水奏

臣等切惟東南地势低下水患自古有之永樂初元水復漲溢太宗文皇帝命户部尚書夏原吉大加疏治方得止息逮今九十餘年各處港浦仍復湮塞爲患滋甚

俯惟
皇上軫念地方命臣等會同修濬蓋將拯墊溺之
民於衽席之上化魚鱉之區為稻梁之域臣等敢
不殫竭駑鈍以圖仰副
聖意用是夙夜不遑寧處相度施工竊見嘉湖常
鎮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下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
流不濬無以導其歸於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
府吳江長橋一帶茭芦之地疏濬深闊導引太湖
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松江并大
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松江以達于海開
白茅港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以注
于江又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于海
下流既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溇涇洩天目諸山

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上流疏通不復湮滯自弘治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興工至八年二月十五日工畢幸而一向天氣晴和人無疾癘凡百衆庶爭先效勞即今水患消弭人無墊溺之憂田有豐稔之望列郡士民莫不慶抃是非臣等之能皆

皇上盛德大福廣被東南之所致也今將修濬過港瀆畫圖貼說謹具奏聞

松學生金藻三江水學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曰九州滌源九澤既陂今東江已塞而松復微是川源無滌也太湖之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惟其無陂所以靡

定惟其無瀉所以難入東風則西决西風則東潰一雨連旬數月如海此頻年水患所以不可救治者良由備之不預慮之不周託之不重而任之不久也孔子称禹尽力乎溝洫孟子称禹以四海為壑恩不可忽者也治水君子順此而行之則有無窮之利忽此而不行則有無窮之害順之之道有六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酌財力也勤省視也所以行之之要在任得其人而已矣任得人而六事不舉者未之有也六事舉矣水不為利而為害者亦未之有也所謂任得人者治水救民莫大之事況

國家財賦多出東南伏聞堯舜治水必委之於神禹而輔之以伯益故能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洪惟

我
太祖高皇帝設立府縣司牧區圖粮里所以重農事也
太宗文皇帝專任户部尚書夏公總督江南水利
数年來民蒙其澤但當時任之不久而繼之無所
以其功不全其利不遠今之治水總之以僉憲而
已凡百舉動不得自為事功難成愚以為若欲水
患消除必遵
祖宗之法專任大臣而輔之以所屬責成守令而
催辦於粮里不宜泛遣他官而墮失厚利添設者
壙而擾害良民也是故有敬德有實學有高識有
遠慮有仁慈有剛果不恃己之聰明而採納天下
之公論不恤己之勞逸而體万夫之凍餒斯可以
膺大任而成大功謂勅省視者伏聞

神禹治水十三年居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後世居民子乃欲不出郊原而求其刑賞當水利修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濟者也是故有能廉不省視與無廉能同省視不賞罰與不省視同賞罰不繼續與不賞罰同省之時與民約信某日到某鄉某月到某縣三月一週一年三遍非大寒暑不休息非大風雨不更期大約省視一年二年圍岸可成三年四年溝洫可深五年六年浦瀆可通七年八年三江可入於九年閘竇可完石隄可備可圍水利省視在里長一區水利省視在糧長治農縣丞則省視一縣治農通判則省視一府而守令則兼之也提七郡之劇而以功分數為殿最者大臣也參賛乎上綱紀乎下者大臣之佐也若夫相與調劑以成其事者

巡撫也相與紏舉以正其法者巡按也如此而水利不興救栗不如水火者吾未之信也願君子省視何如耳所謂鈞財力者財不鈞則無食無食則多怨力不鈞則無功無功則徒費愚謂圍岸溝洫田户存者不須起倩隨其田旁而責其户以自修之一尺一步皆有歸著今之修圍者不令自為須要起倩彊者不服役弱者不得休其弊甚多不可

附說往年開河每里起夫二三十名傷於大多在家人户又無所助雖或有之亦是弱者官府給粮不過數斗倉廪有限其能再乎愚謂總是民財何須勞擾為今之計莫若每甲朋出長夫一名三時治水一冬休養其餘九户分為九等每月一户貼錢三百六十文十夫一册往來宿食百夫十册千

夫百舟自正月放運已畢水工方興至十月開倉
納粮水工又止千夫修一處万夫修十處各自立
功以憑賞罰惟是石隄閘竇或憂浩費欲乞
朝廷暫將七郡魚課舡課竹木雜貨量停起解畨充
水待至功成之後悉依原議庶幾不以積習害機
宜不以近利墮永制而萬年之功成矣所謂循以
序者事以緩急功有難易知所先後水利修矣昔
人以開江置閘圍岸為東南第一義又以河道田
圍二事可兼修而不可偏廢此皆碓論但惜其失
先後之序故後祖人之者率多以開江為急而圍
岸溝洫漫是以用力多而成功少積習久而曲論
生愚以為江固當開閘固當置圍岸溝洫則在開
江置閘之先而圍岸又當於溝洫也修圍之法水

漲則專增其裹土不狼籍水涸則無築其外岸方
堅固圍大者其中須畫界岸但今低鄉圍岸蕩無
根基須得樁笆方可修築若乃震澤諸湖須用石
隄如高郵三湖可也高郵三湖資其行舟以運粮
震澤諸湖資其灌田以出粮皆宜專任大臣經理
其事而不惜所費況江南運河亦資震澤諸湖之
利豈可獨畱心於彼而不加意於此乎開溝無他
法惟在深廣而已開河之法疾流撥梁緩流撈剪
汚泥盤予平陸開挑開江之法與開河同但各處
包帶積流田土與夫沙塗水蕩却用長夫開以溝
洫或以彊界壑闕成田召人耕種抵足原租餘充
閘費待至開江之時遇有所損之處即以此償之
如此則上不煩官下不損民中不害事而横議息

息矣老農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此二句切
中今時之病蓋高鄉不收無溝故也低鄉不收無
岸故也至若池塘又高鄉急務大約有田一頃間
塘十畝可以蓄水而防旱矣所謂探本源者天下
之事有利有害莫不皆有本源也利於民者則當
厚其本深其源害於民者則當拔其本塞其流之
利害財貨之盈縮生民之休戚

國家之安危係焉尤當深探其本而窮究其源者也
竊見弘治五年江南久雨湖瀰相連風濤泡湧民
居漂蕩迨及六年乖氣流行疫癘作至於七年宿
水連春夏雨過時麥禾菌秠目沉淪飢民逃竄
絶野蕭條凡此災害雖曰氣運之常一人事不修
之故今欲救其已然之災不若因之以救未然之

灾除一二年之害不若因之以除千百年之害救
已一二年之灾倉廪府庫是也救未然千百年之
灾江湖田野是也江湖浚治後田野開闢田野開
闢然後百穀豐登倉廪盈溢盜賊可息獄訟可簡
教化可興礼樂可作尚何灾害之足憂哉荀卿曰
田野者財之本也倉廪者財之末也事業者貨之
源也府庫者貨之流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
足程子曰五事内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而治之
朱子曰順五行修五事生財之本也治水君子明
而至於肅乂哲謀聖則修矣治而至於時雨時暘
時燠時寒時風則順矣五事修矣五行順矣於時
相克而生百穀生穀而成府六六府而資三事而
成九功九功叙九叙歌此礼樂所由興也是故修

隄防以救滂土克水修江湖以救旱水克火也修
炉治以為耜火克金也修斧斤以為耒金克木也
修耘耨以為穀木克土也夫五行之序不同而所
同者水為先也是天下萬物無有先於水者也先
於水者兩儀也兩儀之先大極也譬則大極祖也
兩儀父母也五行五子也水長子也欲幹父母之
蠱固在乎子而長子尤其所重也夫五行以水為
先猶五事以貌為先治水君子恭敬以修其貌咨
訪以修其言巡省以修其視採擇以修其聽備慮
以修其思以合五行以叙九功以慰萬民之所望
以副
聖天子之所託庶幾端本澄源而君子所當留心者歟

上或問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此禹貢揚州治水之法子既揭之以為一篇之綱領者當矣而又引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何也曰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入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然抵定也自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惟蔡氏得紫陽夫子之傳故其言也九州之川浚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治水君子篤信而深思之則諸澤陂障自有不可得而已者曰三時治水一冬休養與論語使民以時孟子不違農時不同何也曰斷不可泥至冬乃役之說以陷民於死亡也蓋至冬乃役而上入執宮功之數非若水

利乃野外工役不可以冬月為之也詩云蟋蟀在堂役車其休又曰塞向墐户入此室處又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書於仲春曰平秩東作於仲冬曰厥民隩蓋三時勤苦一時休養今古之通誼也曰近日開河亦是冬月如何亦成曰幸得一冬晴暖所以不見甚傷然終不可為法蓋嘉定人夫亦多死者曰開河必動大衆如何保得不死曰程子開河他人管者多死程子管者不死一人只是處置得宜耳曰役夫衆多如之何可以全其生也曰冬月不役是求生之一路也老弱不用是求生之一路也衣食温飽是求生之一路也痛革暴露是求生之一路也有疾即與之藥而發回是求生之一路也船舍近便足蔽風雨是生之一路也如

此求生而尤不免於死是誠當死者也然亦不可不為之祭埋而厚恤其家也曰常年治水不亦勞乎曰春秋常事不書凡用民功無不書者所以重民力也合義不合義必書得時不得時必書惟脩泮宮不書立閟宮不書脩阡陌不書浚溝洫不書二百四十二年無一筆豈皆不用民力於彊畎哉誠以四事如飲食然不可一日而闕者也聖人之教萬世至矣曰春秋有浚洙之文何也曰洙魯北水名莊公畏齊來伐故浚以防之非為農民興水利也

三江水學或問下明日客復来九川滌源九澤既陂言九州之川澤也子之引之卻是專言揚州可乎野人曰既言九州則揚州在其中矣客曰不用耆

塘可也又用粮里可乎野人曰粮里舊所置者塘今所增也不足而增可也既足而增可乎所謂十羊九牧者也客曰上得其人則雖用耆塘亦不害野人曰與其上得人而下不得人孰與其上下皆得人乎客曰府縣下鄉省視得無擾民如揶子之論乎野人曰先之勞之聖人之言也勸課農桑守令之責也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公侯之事也循行

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之職也何有聽民自為而坐食者乎揶子之論為擾民者殺之過也客曰隨其田傍自修溝岸不若計其田畝鈞其工程為蓋田有長倚徑者橫有出涇者有不出涇者用子之法則長倚涇者用工大多橫出涇者用工大少不出涇者無工可可為豈得為鈞野人曰舊時鄙見亦如

此然鈞則鈞矣終是甲治乙田丁修丙岸非惟不肯尽心抑且無賞罰思之十年始遇有識乃上海六宗愷却與華亭曹憲副定庵之意正同盖不出涇之田滂則不得洩旱則不得溉糞則難於入斂則難於出凡有此田者多是貧難者下户多優恤者也若其横出涇者與長倚涇者旱則易於溉滂則易於洩糞則便於入斂則便於出有此田者多是殷實有力者也故定為此法允惬輿情使貧之者既得安生而有力者又無計以偷閑堅固浚滌者既得以蒙賞而於浅踈脆者又無以逃罪愚所謂一尺一步皆有歸着一賞一罰皆得其當者誠非臆度之言也客曰低鄉無土如何修岸野人曰此則須用載土撈泥且如商賈從長沙販米經年

累月涝壓風濤只是欲得米故不辞艱苦今在乎河載土近處撈泥得一船即是一船之米得万船即是万船之米但既之於田歲歲取之無窮也人患不載不撈耳客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野人曰四年涂浚万姓漂流尚謂之無事乎且愚見不過遵

祖宗之法守聖賢之規修隄防浚溝洫修川源而已何擾之有客曰探本源只當探水之本源如何說得到五事上野人曰三江之水原自太湖太湖之水原自諸山諸山之水原自天雨天雨原自地氣地氣原自人心善心善見五事修五事修則五行順五行順則五氣和五氣和則五休徵應反此則五咎徵應矣故曰天未始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